

# 摩尼教传入温州考

林顺道

温州曾是华化摩尼教民间教派明教活动的重要地区，但对其何时何地何以传入温州问题的研究尚为欠缺。本文通过分析相关历史资料，特别是温州姓氏史志和谱牒资料，以及温州方言状况，认为摩尼教传入温州，可上溯至唐季五代大量闽东移民入温时。

关键词：温州 明教 福建 移民 摩尼教

作者林顺道，1947年生，浙江省平阳县地方志办公室副研究员。

宋元时代，温州是摩尼教活动的重要地区。但明教何时何地何以传入温州，尚未被深入研究，涉及者往往又有些不确定说法。笔者试从温州移民史入手，予以阐述。

—

北宋时温州已成为华化摩尼教民间教派明教活跃地区，这是不争的事实，官方文献已有明确记载。《宋会要·刑法二·禁约》称宣和二年（1120年）十一月四日臣僚言：

温州等处狂悖之人，自称明教，号为行者。今来明教行者各于所居乡村，建立屋宇，号为斋堂。如温州共有四十余处，并是私建无名额佛堂。每年正月内，取历中密日，聚集侍者、听者、姑婆、斋姊等人，建设道场，鼓扇愚民男女，夜聚晓散。明教之人所念经文，及绘画佛像，号曰《论思经》、《证明经》、《太子下生经》、《父母经》、《图经》、《文缘经》、《七时偈》、《日光偈》、《月光偈》、《平文》、《策汉赞》、《策证明赞》、《广大忏》、《妙水佛赞》、《先意佛赞》、《夷数佛赞》、《善恶赞》、《太子赞》、《四天王赞》。<sup>①</sup>

可见当时温州的明教不但信徒众多，而且还有系统的教理（多部经典）和规范的崇拜仪式（有规定时间、地点和多幅“佛像”）。实际上在宣和二年“臣僚”把温州明教徒作为“狂悖之人”报告朝廷之前，朝廷已经知道温州有摩尼教（明教）活动，只不过还是被看作可以纳入道教的教派，取其经典编入道藏。据黄震《崇寿宫记》记载：“政和七年及宣和二年，两尝自礼部牒温州，皆宣取摩尼经颁入《道藏》。”<sup>②</sup>但对于摩尼教何时何

<sup>①</sup> 见《续修四库全书》七八四·史部·政书类《宋会要》一〇，清徐松辑，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北京图书馆藏稿影印，2005年，第377页。

<sup>②</sup> 黄震《黄氏日钞》（四库全书本）卷八十六。

地何以传入温州这个重要问题,以往论者常有些不当推测。如周梦江先生在《从苍南摩尼寺的发现谈温州摩尼教》文中曾有如是说:

摩尼教由福建传入浙江,为什么先“流温州,遂及两浙”?这是因为温州和福建毗连,关系密切,唐宋以来,许多福建人迁居温州。从现存的族谱、文献资料和温州地区的方言来看,其来源有二:一是从福州、霞浦一带迁来。……二是从泉州、漳州迁来。今天温州市的苍南、平阳、瑞安、乐清、洞头等县有很多人的方言就是闽南话,这可证明他们的祖先来自闽南。迁入的时间,一是在唐末五代战乱之时,如苍南县金乡区瀛桥《项氏宗谱》就记载他的祖先因避闽王曦之乱而迁入平阳。二是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温州大水灾淹死数万人之后,如瓯海县川沙《周氏族谱》说:“乾道间,吾温遭洪水患,所余黎民靡有孑遗。奉□徙福民实其郡”。唐宋时期,福建移民大量迁入温州,其中当不乏摩尼教徒,于是摩尼教先入温州了。<sup>①</sup>

此论证为一些摩尼教研究者重视。吴幼雄先生在《泉州宗教石刻》据此作如下推论:

福建人庄季裕撰《鸡肋编》云:“事魔食菜,法禁至严”,然信众愈多,“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据其说法,温州的摩尼教(明教)是由福建传播去的。如今温州市的苍南、平阳、瑞安、乐清、洞头等县,有许多居民讲闽南话,这与宋代明教传入温州地区有关。有的学者查阅苍南县金乡区瀛桥《项氏宗谱》,发现其先祖为避闽王曦之乱,自闽南迁徙平阳;温州市瓯海县川沙《周氏族谱》记,乾道二年(1166年)温州洪水,溺死数万人,奉旨“徙福民实其郡”。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移民来自福州和泉州。……据《平阳县志·神教志二》记载,“潜光院在炎亭,选真寺在彭泉山(应是彭家山——引者注),皆金舟乡”,金舟乡即今苍南县金乡、钱库等地,所以有可能这两座明教寺院为泉州的移民所创建。倘若果真如此,那就更有意思了。<sup>②</sup>

上述观点和论证依据都值得商榷。其实,庄季裕所说“流至温州,遂及两浙”,是指“事魔食菜”的民间教派,未必就是指摩尼教。周、吴两先生把福建摩尼教传入温州与福建入温移民、温州方言联系起来,应该说也有创意,但由于对福建入温移民和温州方言的实际情况掌握并不确切,所得结论与事实大相径庭。周先生认为入温的移民主要来自闽东的福州、霞浦和闽南的泉州、漳州,大体上是不错的,但没有正确地指出闽东移民入温主要发生在唐季五代,闽南移民入温主要发生在明末清初,而闽南语是晚明以后才在温州流行,故错误地认为摩尼教在温州流行与闽南语有关。而吴先生又据此认为潜光院和选真寺这两座明教寺院有可能是泉州移民所建,则明显与事实不符。

<sup>①</sup> 周梦江:《从苍南摩尼寺的发现谈温州摩尼教》,原载《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1年第2期转载。该文收录在氏著《宋元明温州论稿》,作家出版社,2001年,引文见第263页。

<sup>②</sup> 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47页。

## 二

称摩尼教是由福建“流至温州，渐及两浙”的传统说法是误读了庄季裕《鸡肋编》卷上“事魔食菜”的记载。查庄氏原文，所记是“事魔食菜”，并非专述明教事。而以往论者，又往往根据所需，不录全文。为避免误读，现予全文照录：

事魔食菜，法禁甚严。有犯者家人虽不知情，亦流于远方，以财产半给告人，余皆没官。而近时事者益众。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煽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裸葬，方殓尽饰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旁。其一问曰：来时有冠否？则答曰：无。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于尽。乃云：来时何有？曰：有胞衣。则以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后致富。小人无识，不知绝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积财焉。又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谷焉。人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以是诱惑其众。其魁谓之魔王，为之佐者，谓之魔翁、魔母，各诱化人。旦望人出四十九钱于魔翁处烧香，翁母则聚所得缗钱，以时纳于魔王，岁获不赀云。亦诵金刚经，取以色列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其说经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则以无字连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释。俗讹以魔为麻，谓其魁为麻黄，或云易魔王之称也。其初授法，设誓甚重。然以张角为祖，虽死于汤镬，终不敢言角字。传云，何执中守官台州，州获事魔之人，勘鞫久不能得。或云何处州龙泉人，其乡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虚实，乃委之穷究。何以杂物数种问，能识其名则非是。而置一羊角其中，他皆名之，至角则不言。遂决其狱。如不祀祖先、裸葬之类，固已害风俗，而又谓人生为苦，若杀之，是救其苦也，谓之度人，度多者则可以成佛。故结集既众，乘乱而起，甘嗜杀人，最为大患。尤憎恶释氏，盖以戒杀与之为戾耳。

但禁令大严，每有告者，株连既广，又当籍没全家流放，与死为等，必协心同力，以拒官吏。州县惮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余谓薄其刑典，除去籍财之令，但治其魁首，则可以弭也。

余既书此，未一岁而衢州开化县余五婆者，为人所告，逃于严州遂安县之白马洞缪罗家，捕之则阻险为拒，杀害官吏，至遣官军平荡两州，被害延及平民甚众，殊可伤悯。<sup>①</sup>

通读庄氏所记全文，我们便明白把这条记载解读为摩尼教（明教）“自福建流至温州，渐及两浙”是不确切的。

其一，庄季裕所称“自福建流至温州，渐及两浙”指“事魔食菜”，并非专指摩尼教。“事魔食菜”或“吃菜事魔”是当时官方或其他教外人士对持斋食素的民间教派贬称，其中虽包括摩尼教，但不就是摩尼教，林悟殊先生在《吃菜事魔与摩尼教》文中辨

<sup>①</sup> 庄季裕：《鸡肋编》（四库全书本）卷上。

之甚详<sup>①</sup>，现在学术界对此看法也已渐趋一致。上揭庄文中所列“事魔食菜”种种特征，除“拜日月”与摩尼教“朝拜日，夕拜月”（何乔远《闽书·方域·华表山》）相类似外，其他未见有相符者，但崇拜日月也并非摩尼教（明教）所专有。至于“甘嗜杀人”，更非摩尼教教义，就是曾把这条记载作为摩尼教传播史料的吴晗先生，也认为：“秘密宗教中原有度人一派邪教，庄季裕为宋绍兴时人，身经方腊余五婆之起事，或者尔时教禁方严，教外人不明底蕴，误信官方指摘之文告，遂笔之于书也。”<sup>②</sup>余五婆起事发生在绍兴三年（1133），庄季裕是在此前一年（1132）写下这条记载的，此时距臣僚首次报告温州明教事的宣和二年（1120年）仅10多年，但无论从臣僚的报告，还是朝廷的谕旨来看，都没有把明教说成如此“邪恶”，只是担心它在民间的广泛流传，影响社会治安，谕旨停废。庄季裕的记载当是杂糅了各种秘密教派情况以及官方对其攻击的内容。在外人看来，诸种民间教派都差不多。但民间教派自己区分是很严格的，因为信仰稍有偏差，事关最终能否得救大事。故当年陆游责难明教徒何以“事魔”时，明教徒毅然予以否认，“不然！男女无别者为魔，男女不亲授者为明教。”<sup>③</sup>

其二，据上揭文字，庄季裕所称“渐及两浙”，主要是针对浙西北、浙西南和台州等地民间秘密教派起事而言。庄季裕写下“食菜事魔”记载时，这里已经发生方腊起事，并即将发生余五婆起事。宋人方勺（1066~？）记载方腊起事的《青溪寇轨》就附有庄的这条记载（见陶宗仪《说郛》）。诚如多位学者所已指出的，方腊起事与明教无关。其实，余五婆、繆罗起事与明教也无干涉。这里所要指出的是，明教“衣尚白”（《闽书·方域·华表山》），而方腊义兵“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青溪寇轨》）。而繆罗起事时，“其弟四六者，辄衣褚服，传宣喧动”（《鸡肋编》卷中）。而从现有关史料来看，在福建和温州未见有利用明教起事者。

其三，从现有文献资料和文物发现来看，华化摩尼教民间教派明教活动地区主要局限于瓯闽（福建和温州一带）。故陆游在《老学庵笔记》称“闽中有习左道者，谓之明教”。陈高在《竹西楼记》中说：“明教之始，相传以为自苏邻国流入中土，瓯闽人多奉之”。<sup>④</sup>其他地方的摩尼教或许另有所称，如宋代浙东慈溪也有一座道化摩尼寺崇寿宫，事见南宋末思想家黄震（1213-1280）《崇寿宫记》。但通观该记全文，作者和崇寿

<sup>①</sup> 林悟殊：《吃菜事魔与摩尼教》，见氏著《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年，第135~144页。

<sup>②</sup> 吴晗：《读史劄记》，三联书店，1961年，第248页。

<sup>③</sup> 《老学庵笔记》卷一〇，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

<sup>④</sup> 林悟殊先生在《元〈竹西楼记〉摩尼教信息辨析》文中依据民国十五年丙寅孟春重刊《不系舟渔集》本，认为“瓯闽”应作“瓯越”。见氏著《中古三夷教辨证》（中华书局，2005年，第150~151页）。《不系舟渔集》有多种版本，笔者所见，除民国丙寅本外，其他版本均作“瓯闽人多奉之”，包括采纳了温州近代多位学者校勘意见的新版《不系舟渔集》（《苍南文献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瓯、闽之名，周代已有（《山海经·海内南经》、《遗周书·王会》）。古籍中“瓯闽”或“东瓯闽中”往往是作为一个地理单元使用的。古籍中的“瓯越”，解释颇多，瓯越作为地域概念，主要指温州或浙南。但有时也是瓯（温州一带）、越（绍兴一带）连称的，甚至还指海南岛，《史记》卷四十三：“瓯越之民也”。索隐刘氏云：“今珠崖、儋耳，谓之瓯人，是有瓯越。”

宫住持张希声均未称这座公开活动的摩尼教寺是“明教”庙宇，只是说“正一奉摩尼香火”。而且也不一定由温州传去。早在中唐时，浙东已有摩尼教。《佛祖统记》卷四十一载及唐大历六年（771）：“回纥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此时慈溪虽已属明州，但地近越州，且刚从越州析出不久。唐会昌间摩尼教遭禁后，在浙东一带隐蔽下来，完全是有可能的。

### 三

从福建移民与摩尼教入温关系角度分析，摩尼教入温州是与唐季五代闽东移民入温高潮有关，而不是与乾道二年温州洪灾之后福建移民有关，与晚明清前期闽南移民入温高潮更无关。

其一，唐季五代华化摩尼教明教已在闽东（包括福州）地区流行。明何乔远《闽书》卷之七《方域·华表山》中下述记载，已为学术界所认可：“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至道中，怀安士人李廷裕得佛像于京城卜肆，鬻以五十千钱，而瑞相遂传闽中。真宗朝闽士人林世长取其经以进，授守福州文学。”<sup>①</sup>新近发现《福建霞浦上万林氏宗谱》和民国《霞浦县志》中关于宋真宗朝明教僧侣林瞪的资料，说明北宋初年摩尼教在闽东已有较大影响。上万林氏宗谱中“瞪公”资料，承蒙上万林氏族人、浙江省苍南县灵溪文化站林子周先生惠赠其本族宗谱中的记载（林录），其文如下：

盖竹上万八世瞪公，行二十五，生宋真宗咸平六年癸卯二月十三日吉时。娶陈氏，生女二。公于天圣五年丁卯年二十五，乃弃俗入明教，斋戒严肃。历二十二年功行乃成。至嘉祐四年己亥三月三日吉时冥化，享年五十有六，葬于所居东头芹前坑。公歿后灵感卫民。曾于昔朝福州救火有功，寻蒙有司奏封“兴福大王”，立庙闽县之右，续蒙嗣汉天师亲书“洞天福地”四金字额，仍为奏封“洞天都雷使”，加封“真明内院正直真君”，血食于庙，祈祷响应。每年二月十三，子孙必罗祭于祠，以为常式。嘉庆二十二年，裔孙鳌作有瞪公赞以纪之。长女屏俗为尼，卒附葬父左，次女相传亦未适，卒附父墓。<sup>②</sup>

林瞪其人，民国《霞浦县志》卷三十八《列传·方外》也有记载，可以和上万林谱互相印证。其文为：

林瞪 上万人。嘉祐间，闽县前津门火，郡人望其中有人衣素衣，手持铁扇扑火，遂灭。遥告众曰：“我上万林瞪也”。闽人访至其墓拜谒。事闻。敕书“兴福真

<sup>①</sup> 何乔远：《闽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

<sup>②</sup> 林悟殊先生在《泉州摩尼教渊源考》中首先公刊了连立昌老先生提供的《上万林氏族谱》中林瞪资料（连录），见《华夏文明与西方世界》，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3年，第86页。连录、林录大同小异，连录将“上万”误作“上方”，“林瞪（目旁）”误作“林瞪（日旁）”，也无林瞪女儿“屏俗为尼”的记载。

人”。正德初，县令刘槐失辟囚，祈祷，夜梦神告以亡处，明日获之。<sup>①</sup>

林瞪于天圣五年（1027）出家，此时距据有闽东的吴越纳土归宋（978年）仅40多年，而出家之前，当是明教在俗信众，说明五代时，摩尼教已有可能传入霞浦（当时属长溪县）。可见，早至五代宋初，闽东一带（三山、怀安、长溪）明教已经广为流传，而温州迟至北宋末年才有明教活动见之于记载。

其二，北宋末年温州明教泛滥之前，福建移民入温的高潮是发生在唐季五代。一个新的宗教在某地流布，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布道士的活动，二是移民带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北宋末年，温州只有12万户<sup>②</sup>，却有明教斋堂40余处，可见居民中明教信仰者比例之高。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王钱俶纳土归宋，至宣和二年（1120），只有140多年。从文献资料来看，没有外来明教布道者在温州活动的记录。而且短时期内，仅仅依靠外来布道者活动，是不可能使这么多的居民接受一个陌生宗教的。因此，宋元时代温州明教的活跃当与大量移民入温有关。福建移民入温高潮有两次，一是唐末五代以闽东移民为主，二是晚明至清前期以闽南移民为主。如果说摩尼教传入温州，与福建移民有关的话，也只能与第一次移民高潮有关。

为了比较准确把握温州移民历史，特别是与摩尼教关系最为密切的原平阳县移民历史，现将平阳、苍南两县陈、林、徐、温、蔡（仅苍南）诸姓已经理清族源的宗支始迁祖籍贯、入温时间，以及后裔使用方言母语关系列表分析<sup>③</sup>。

表一所列五姓人口约为两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陈、林两姓人口之和即已超过两县总人口五分之一。他们的族源基本上反映了原平阳县历史上移民状况。分析该表，我们大致可得到的信息有：

①平阳、苍南（原平阳）居民的始迁祖大部分来之福建。上述五姓由唐至清共有始迁祖509人，其中来之福建各地达479人。因相当多的移民没有在入迁地留下后裔，所以实际迁入人数当大大高于这个数字。

②福建移民入温的高潮有两次：唐季五代以闽东移民为主；明清以闽南移民为主。上述平阳、苍南五姓共有943宗支，唐季五代移民后裔有255支，明清（集中在晚明至清前期）移民后裔607支。唐季五代始迁祖共28人，来自闽东的有20人；明清始迁祖

<sup>①</sup>《霞浦县志》，1929年铅印版，霞浦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1986年内刊本，第352页。

<sup>②</sup> 见《浙江地理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7页，崇宁元年（1102），“瑞安府”（温州）所属4县有119640户。

<sup>③</sup> 近年来温州南部的平阳县、苍南县（1981年由平阳县析分）诸姓率先开展姓氏史志的编纂活动。诸姓之中，有平阳、苍南独自编写史志的，也有平阳、苍南合编的，也有整个温州或浙南地区联编的。这项活动为温州的移民史提供了大量翔实资料。表内始迁祖和宗支繁衍情况，陈姓资料据《苍南陈氏志稿》（苍南县陈氏志编纂委员会2005年编印）和《平阳陈氏通志》（平阳县陈氏通志编纂委员会2005年编印）；林姓资料据《苍南林氏通览》（苍南县林氏通览委员会2005年编印）和《平阳林氏志》（平阳县林氏志编纂委员会）；徐姓资料据《浙江姓氏志·浙南徐氏》，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温姓资料据《平苍温氏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蔡姓资料据《苍南蔡姓通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各支所持母语据实地调查。为便于方言分析，福建区域的划分以方言区为准。

共 450 人，来之闽南的就有 413 人。

表一 平阳、苍南陈林徐温蔡五姓始迁祖和诸支母语一览

姓 氏	人口 (万)	始迁祖 入温时间	始迁祖籍贯（人）						宗支繁衍和母语（支）				
			合 计	闽 东	莆 仙	闽 南	闽 北	其 他	合计	瓯语	蛮话	闽南语	金乡话
平苍陈姓	28	唐前中期	2	1	0	0	0	1	2	1	0	1	0
		唐季五代	15	10	0	2	1	2	127	56	39	31	1
		北 宋	5	2	0	2	0	1	21	8	9	4	0
		南宋 元	12	6	0	3	0	3	37	13	9	15	0
		明 清	224	10	2	197	2	13	303	35	26	241	1
平苍林姓	19	唐季五代	6	4	1	0	0	1	51	19	21	11	0
		北宋	3	2	1	0	0	0	6	3	1	2	0
		南宋 元	6	0	3	3	0	0	9	7	0	2	0
		明 清	122	2	1	119	0	0	100	22	6	72	0
平苍徐姓	4	唐前中期	1	0	0	0	0	1	1	0	0	1	0
		唐季五代	6	6	0	0	0	0	53	35	3	15	0
		明 清	17	0	0	11	0	6	25	8	5	11	1
平苍温姓	3.5	明 清	35	1	0	33	0	1	90	27	4	59	0
苍南蔡姓	2.5	唐季五 代	1	0	0	1	0	0	24	6	16	2	0
		北宋	1	0	1	0	0	0	2	0	1	1	0
		南宋 元	1	0	0	0	0	1	3	0	2	1	0
		明 清	52	2	3	47	0	0	89	8	12	69	0
合 计			509	46	12	418	3	30	943	247	154	537	3

③唐五代宋元移民后裔主要讲瓯语、蛮话，明清移民后裔主要讲闽南语。上述五姓唐五代宋元移民后裔 335 宗支，瓯语 148 支，蛮话 101 支，闽南语 85 支，金乡话 1 支；明清移民后裔 607 支，瓯语 100 支，蛮话 53 支，闽南语 452 支，金乡话 2 支。

唐季五代移民入温高潮，从宋元明人文集中也可得到证实，温州不少望族就是在这时从闽东迁来的。见表二。

唐季五代大批移民由闽东进入温州，这与当时社会环境有关。其时中原发生大动乱，河南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据有闽地，后梁开平三年（909），王审知受封为闽王。史称王审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人口大增，三十年间，一境宴然”。<sup>①</sup>在此期间，大批中原人士迁徙入闽。但王审知于 925 年死后，闽国便内乱不断，豪强分立。直至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吴越国从南唐手中夺取福州，共有 10 多位窃据地方政权的王审知子孙和其他的豪强被杀。不仅普通百姓流

<sup>①</sup>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王审知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792 页。

离失所，“福建之间，暴骨如莽”（《十国春秋》卷九十二），就是统治阶级内部，也是惟惶惟恐，朝不保夕。而此时闽东北邻温州，自开平元年（907）被吴越钱氏政权攻

表二 宋元明人文集中唐季五代闽东移民入温记录举隅

姓 氏	始迁祖籍贯	入温年代	资料来源	说 明
瑞安帆游陈氏	长溪	（五代）	陈傅良《族叔祖元继圻志》	①薛季宣（1134～1173）文见《温州文献丛书·薛季宣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括号内年代系据宗谱或推算所得，下同。
平阳陈氏	长溪赤岸	五代	陈高《族谱序》	
平阳上蒲陈氏	长溪	（五代）	苏伯衡《书陈六分族谱后》	
平阳南监陈氏	长溪赤岸	五代	苏伯衡《陈氏祠堂记》	②陈傅良（1137～1203）文见周梦江点校《陈傅良先生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
平阳北山陈氏	长溪赤岸	五代	黄淮《愚庵处士陈公墓志铭》	
永嘉陈氏	福唐	五代	薛季宣《陈益之父行状》	③陈高（1315～1367）文见《苍南文献丛书·不系舟渔集》，
平阳岭门林氏	长溪	（五代）	苏伯衡《林氏族谱序》	
平阳涂川林氏	长溪	（五代）	苏伯衡《敏斋处士林君碣铭》	④苏伯衡（元明间）文见《苏平仲文集》（四库本）
平阳徐氏	长溪	（五代）	陈傅良《徐武叔墓志铭》	
平阳郑氏	长溪赤岸	五代石晋	陈高《郑处抑先生行状》	⑤黄淮（1367～1449）文见《介庵集》，温州图书馆藏敬乡楼抄本。
平阳顾氏	长溪赤岸	唐末	陈高《愚翁墓志铭》	
平阳宋氏	长溪	五代	苏伯衡《宋君墓志铭》	⑥侯一元（1511～1585）文见《二谷山人集》，温州图书馆藏清光绪十七年刻本。
平阳韩氏	长溪	五代	苏伯衡《韩君墓志铭》	
平阳谢氏	长溪	五代	苏伯衡《谢氏西山阡表》	
平阳吴氏	长溪	五代后唐	苏伯衡《吴府君墓表》	
平阳王岙王氏	长溪赤岸	五代	苏伯衡《见山处士王君墓志铭》	
瑞安许峰曹氏	长溪	五代	黄淮《裕庵曹处士墓志铭》	
乐清侯氏	福州	乾符五年	侯一元《缙山侯氏谱》	

占后，社会相对稳定。于是与温州地域上紧密相连的闽东，特别是长溪（今福鼎、霞浦一带）便有大批移民入温。当时闽东长溪赤岸（在今霞浦）是重要港口，福建其他地方的士民也先移居这里，然后北上入温。而平阳县也有“两浙咽喉，八闽唇齿”（民国《平阳县志》卷六十《补遗·形胜》）之称。故平阳前志称：“五季朱褒、卢约迭据永



嘉，朝夕反覆，卒归钱氏。平阳又与闽接壤，闽越交争，属当战地，锋镝所及，流移必多。故吾平民间族谱多言唐季避王曦乱，自赤岸来徙。赤岸者，古长溪地，今福鼎县也。”（民国《平阳县志》卷十九《风土志一·民族》）

唐季五代闽东明教流行在先，紧接着又有大批移民经由这里进入温州，明教随之传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周、吴两先生均以乾道二年温州洪灾之后福建移民入温作为摩尼教传入温州前提，这显然有违前因后果的规则。因北宋末年温州摩尼教泛滥在前，南宋乾道二年洪水在后。同时，乾道二年水灾之后的外来移民对温州文化是否影响重大，也很难说。周、吴两先生都提及瓯海川沙《周氏族谱》记载乾道二年洪灾后奉旨“徙福民实其郡”事，但其真实性实在值得怀疑。查阅温州民间一些大姓谱牒，整个南宋时期福建移民入温并不多。

#### 四

摩尼教自闽入温，与移民活动有关；温州地区方言复杂，也与移民有关。周、庄两先生试图用分析方言入手，寻求温州摩尼教的来源，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但认为摩尼教传入与闽南语有关，进而猜想温州摩尼教来之闽南，或直指泉州，又与事实不符。

其一，闽南语在温州流行是晚明以后的事。温州地区的基本方言是瓯语，温州闽南语被称为“浙南闽语”。闽南语人口仅次于瓯语，约占温州人口的 10%，但原平阳县，即现在苍南、平阳两县，却占总人口一半强<sup>①</sup>。“平阳闽语在浙南影响颇大，所以温州、瑞安等地的人管平阳闽语也叫‘平阳话’”<sup>②</sup>。此外，在海岛上的洞头县以及泰顺县的个别乡镇，还有 10 来万人讲闽南语<sup>③</sup>。周、吴两先生称瑞安、乐清有很多人讲闽南话，是不对的。乐清没有闽南语村庄，瑞安只是个别与平阳交界的村庄居民会讲瓯语，也会讲闽南语。原平阳县之所以成为浙南主要闽南语区，是因其与福建接壤而首先接纳大批闽南移民的缘故，但这是发生在明嘉靖晚期的事，与明教最初传入温州无关。

据历史记载，自明洪武（1368～1389）年间始，温州沿海居民备受倭寇肆虐之苦，嘉靖（1522～1566）时，倭患日益严重，时常登岸骚扰，烧杀掳掠，男女被杀不可胜数，满目凄惨，人口锐减。经戚家军等部官兵的多次打击，直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后浙东南的倭患稍为平息。不少宗谱记载，晚明平阳知县往往实行招民垦荒政策，自嘉靖晚期开始，大批移民纷纷从福建迁入。清初，为切断郑成功部与沿海居民联系，清廷下

<sup>①</sup> 《苍南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年，页 720：“苍南境内浙南闽语，主要分布在中部、西部和南部，说浙南闽语的约有 57.4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54.4%。”平阳县讲闽南语人口的比例略低于苍南县，约为一半左右。

<sup>②</sup> 《平阳县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 年，第 796 页。

<sup>③</sup> 《洞头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05 页：闽南语“使用人口约 71000 人”。《泰顺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716 页：“彭溪话俗称平阳话，属闽南语。……目前近 3 万人讲闽南话。”

令迁界，平阳沿海居民内迁 10 里，界外房屋全部烧毁，全县流失一半人口<sup>①</sup>。继而又  
有靖南王耿精忠据闽反清，温州平阳等县住民再遭蹂躏。局势平静后，又有大批福建移  
民入温。因此，明嘉靖（1522～1566）晚期至清乾隆（1736～1795）间，形成福建第  
二次移民入温高潮。与唐季五代主要是闽东移民入温高潮不同的是，晚明至清前期的福建  
移民主要来自闽南。见表一。兵燹之后，原住民近水楼台先得月，迅速移居沿海平原富  
庶地带，大批的闽南移民却成板块状迁居到原平阳县的山区半山区垦荒，由此把闽南语  
带到这些地方，成为强势语言。因此，现在闽南语主要分布在平阳、苍南的山区和半山  
区，而沿海平原地区的居民主要是讲瓯语和蛮话的。

其二，温州地区的闽南语与摩尼教传入无关。至迟在北宋末年，摩尼教已在温州泛  
滥，而此前福建入温移民的主体是不讲闽南语的。根据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福建省内的  
闽语分为五个区：闽东区包括福州、福清、罗源、福安、宁德、霞浦、福鼎等地；莆仙  
区包括莆田、仙游；闽南区包括厦门、泉州、晋江、惠安、同安、安溪、永春、漳州、  
南靖等地；闽中区包括永安、三明、沙县；闽北区包括建瓯、政和、崇安、浦城等地。  
<sup>②</sup>姑且不论唐末五代时闽南语是否已经形成，也不论当时入温的福建移民在群体规模和  
使用的语言是否已对温州原住民造成局部地区优势，或者可以抗衡。专就移民内部而  
言，占优势的是闽东移民，而不是闽南移民。见表一。至于宋元 400 多年间，各地入温  
始迁祖人数比唐末五代数十年还要少，更谈不上规模和优势。周、吴两先生用以说明温  
州闽南语来源举了瓯海川沙周氏例，但瓯海的居民恰恰是说瓯语，而不会说闽南语。

其三，蛮话和摩尼教的关系值得研究。在温州，原平阳县的方言是最为复杂的，  
居民中人口最多的是闽南语，其次是瓯语，此外，还有蛮话和金乡话。<sup>③</sup>蛮话，民国  
《平阳县志》称其为“土语”，该志卷十九《风土志一》曾对当时县内主要语言的来源  
作如下记载：

瓯语本为瓯族，闽语来自闽族，此最易辨。惟土语江南一区有之，其称瓯语  
为后生语。则似海滨土著本作是语，后盖化为瓯语也。金乡一卫，前明指挥部属居  
焉，初自用其乡之语，后与土语相杂成金乡语。

这里的闽语是指闽南语，与摩尼教传入无关，前已分析。原平阳县的沿海平原地带居民  
则使用瓯语、蛮话和金乡话。金乡话是明代卫所将士的“乡话”与“土语”相杂，与摩  
尼教传入也不相干。瓯语，平阳、苍南一带称为“本地话”，以区别于“北港话”（闽南  
语），说明瓯语流布当地要比闽南语早。蛮话仅在原平阳县的“江南”（今属苍南县）流  
行，“万全”（属今平阳）也有个别村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江南移民”聚居村）居

<sup>①</sup>《平阳县志》（1925 年刊本）卷十二《食货志》：“顺治十八年迁徙弃置，逃亡人丁四万三千二百二十四丁七分八厘，实存丁口四万三千五百五十四丁二分二厘。”

<sup>②</sup>参见袁家骅等著《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语文出版社，2001 年，第 235 页。

<sup>③</sup>据《苍南县志》第 721 页：“‘土语’，通称蛮话，主要分布在东部。说蛮话的约有 27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 25.6%。”“‘瓯语’，也叫温州话。苍南的瓯语，主要分布在东北部，说‘瓯语’的有 17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16.2%。”“‘金乡语’，今称金乡话，主要分布在金乡镇城内”，全县说金乡话的“不到两万人”。

民使用。1981年，原平阳县析分为平阳、苍南两县后，平阳蛮话也称苍南蛮话。蛮话人口约占温州市人口的二十五分之一，但在苍南县，却占人口四分之一强。值得注意的是，已确认为摩尼寺的潜光院所在地炎亭和选真寺所在地汤村的居民都是讲蛮话的。创建选真寺的彭氏家族居住在蛮话语区，《竹西楼记》作者陈高和记中提及的人物章庆、何岳、林齐、郑弼也都生活在蛮话语区。

语言研究表明，“瓯语具有吴语的一般特征，同时具有区别其他吴语的个别特征。”<sup>①</sup>蛮话，被称作“土语”，指为当地土生土长，不是外来的。它处在瓯语（北面）、闽南语（西面、南面）和金乡话（南面）包围之中，现在当地使用者仍自称为“蛮话”，其称瓯语为“后生语”，说明比瓯语流行当地早。这种语言很特殊，在全国范围内，尚未发现与它有什么密切关系的方言。平阳籍语言文字学家、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温端政研究员如是说：“苍南蛮话，有与瓯语一致的一面，又有与闽语一致的一面，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它属于吴语，一种认为它属于闽语，现在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不过，查阅说蛮话地区的几个大姓的宗谱，多载明其先祖系五代天福年间为逃避战乱从福建赤岸……迁来。联系这个历史社会因素来考察，苍南蛮话的底层似乎也属于闽东话，后来由于长期接受‘瓯语’的影响，才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特别是语音方面有许多接近于瓯语的地方。”<sup>②</sup>另一位平阳籍语言文字学家、华东师大颜逸明教授则认为，“因为蛮话很难懂，又带个‘蛮’字，有人就把它和畲语并提，或者怀疑它是一种闽语。其实蛮话并非少数民族语言，也不是闽系方言，而是吴语的一支。”<sup>③</sup>这种语言确实难掌握，笔者老家在靠近蛮话语区边缘的瓯语区，也只是听懂蛮话而说不顺。

综合民国《平阳县志》的记载和语言学研究成果，大致可以这样认为：蛮话确实是当地土语，古代“瓯人”或其后的温州土著，在集体外迁（如汉武帝建元三年和建元六年，瓯人两次奉诏迁移至江淮间）或战乱期间，有些人逃匿于深山老林，局势平稳之后，出山占据沿海富庶地带，如现在苍南蛮话区。而其北的瓯语区则可能是南下吴语移民和当地土著的混居区，故蛮话者视瓯语为“后生语”。由于唐季五代入温移民还不足形成强势语言，故后裔中多数支派是讲瓯语和蛮话的。蛮话语区的居民，多数自称是五代闽东移民的后裔。表一也揭示，154支蛮话语姓氏宗支中，有79支是唐季五代移民（主要来自闽东）的后裔。其原因是该区地处古代闽浙通衢，许多闽东移民先迁这里，再转迁他处。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土著住民挂靠闽东移民士族名下。唐五代宋元移民后裔中讲闽南语的支派则是明清以后生活在闽南语区之故。

蛮话虽不是闽东语，但唐季五代闽东移民对蛮话和其他社会文化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联系已发现的摩尼寺均建在蛮话语区，也说明随闽东移民入温的明教，在蛮话语区有很大影响。顺便指出，《泉州宗教石刻》称金乡瀛桥项氏先祖由

<sup>①</sup> 颜逸明：《浙南瓯语》，语文出版社，2000年，第3页。

<sup>②</sup> 温端正：《苍南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91年，第23-27页。

<sup>③</sup> 《浙南瓯语》第195页。

“闽南迁徙平阳”是不对的，周先生的原文也没有这样说。瀛桥今作项桥，属正宗蛮话语区，东南距选真寺约4公里。2001年重修的苍南项桥《项氏宗谱》序言关于始迁祖的记载是：“吾族肇基祖名昭字国明，系南迁项氏苗裔，原籍闽长溪赤岸”，于天福六年（941）“挂冠弃官携眷由闽迁徙浙温昆阳金舟乡咸通里瀛桥西堡”。

## 五

摩尼教入温时间可上溯至唐季五代，这个结论得到温州摩尼寺选真寺创建者彭姓家族史的印证。选真寺在苍南县括山乡下汤村，现为佛教居士所居。1988年夏，笔者在此发现了元孔克表《选真寺记》碑，使其作为摩尼教寺遗址得以确认。<sup>①</sup>1996年，笔者陪同杭州大学人文学院何俊教授、日本学者冈元司先生、早坂俊广先生到实地考察元碑，认读碑中文字约490个。1997年1月，笔者又从下汤附近彭家堡村（蛮话语区）的1919年重修的《彭氏宗谱》中发现《选真寺记》全文，与碑文契合，仅个别文字略有差异，整理出一个简体文本，予以公刊。<sup>②</sup>为论述方便，特再将其全文录出，个别文字参照林悟殊先生《选真寺记》整理稿<sup>③</sup>校改：

平阳郭南行七十里，有山曰鹏山。层峦演迤，隆然迴抱，河流萦带，林壑茂美，彭氏世居之。从彭氏之居西北行三百余步，有宫一区，其榜曰“选真寺”。为苏邻国之教者宅焉，盖彭氏之先之所建也。故制陋朴，人或隘之。彭君如山，奋谓其侄德玉曰：“寺，吾祖创也。第厥度弗弘，不足以示严揭诚。吾幸不堕先人遗绪，愿辍堂构之余力以事兹役，汝其相吾成。吾祖有知，将不悼其志之弗获承于地下矣。德玉应曰：“诺！敢不唯命是共。”迺斥故址，致木与土石，聚群艺攻之。崇佛殿，立三门，列左右庑。诸所缔构，咸既底法。无何，德玉即世。君薨焉。其曰：“吾侄已矣，吾事其可已乎？”则又飭材经工，用济此美。演法有堂，会学徒有舍，启处食寝有室，以至厨、井、库、廩、漚、圃之属，靡不具修。都为屋如千楹，轮奐赫敞，视于初有加矣。既而又曰：“嘻！斯役之造，吾惟先志之弗克承是惧，非惠徼福田利益也。今兹幸遂僭功，惟祖考之灵，其尚於兹乎妥哉！”于是即寺之东庑，作祠宇以奉神主。又割田如千亩，赋其金，用供祀飧，而委其□□寺之他费焉。继德玉而相于成者，君之孙文复、文明、文定、文崇、文振也。今年春，文明来道建寺颠末，且征文记之。

噫！世之为子若孙，保有祖父之业幸弗荒坠，难矣。其有润饰而光大之，盖千百而一二得焉者也。矧又能肆其力于堂构播获之外乎。今观君于建寺一役，尚惓惓焉。绍扬先志若此，则其世业之克昌，概可知矣。其享有寿祉，宜哉！予嘉其孝思

<sup>①</sup> 林顺道《苍南元明时代摩尼教及其遗迹》，《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4期，第107-111页。

<sup>②</sup> 林顺道《摩尼教〈选真寺记〉元碑》，《中国文物报》第30期，1997年7月27日第3版。

<sup>③</sup> 参见林悟殊《宋元温州选真寺摩尼教属性再辨析》，《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八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70-273页。

之不忘也，故为记建寺之绩，而君之美，因牵联得书。君名仁翁，如山其字。今年实至正十一年二月十五日记。

文中“苏邻国之教”即是摩尼教，论者已多。摩尼教选真寺建在蛮话语区，语言文字学家温端正先生调查表明，蛮话地区的几个大姓先祖均系五代天福年间从福建赤岸迁来，其中也包括创建摩尼教选真寺的鹏山彭姓家族。鹏山彭氏在鹏山脚下的聚居地又称彭家山，即《选真寺记》中所称的“彭氏之居”。至20世纪50年代初，彭家山的彭族已全部外迁。现已查明，距彭家山约4公里的彭堡（或称彭家堡）和瑞安市的林垵蔡桥的彭族，都是鹏山彭族分支的聚居地。《选真寺记》就是在彭堡彭氏宗谱中发现的。根据彭家山、蔡桥彭氏宗谱的序记铭志，鹏山彭氏的先世彭燮，晚唐时徙居闽长溪赤岸，越六世而有彭信者，字仕隆，于后晋天福五年（940），由赤岸徙居平阳金舟乡鹏山里，为鹏山彭族始迁祖。所以，对选真寺来说，庄先生认为其有可能“为泉州的移民所创建”，显然是不成立的。鹏山彭氏自彭仕隆传至八世，即南宋初年，开始兴盛。八世祖彭堡彭仲刚（1143~1194）是乾道二年（1166）进士，曾任国子监丞、全州知州和提举浙东常平等职。此后出仕为官者不乏其人。

选真寺的创建时间最大的可能是北宋时。

推论之一，明教应是鹏山彭氏先人的信仰。《选真寺记》记录了扩建者彭仁翁反复强调的为了实现先人遗愿的话语。“寺，吾祖创也”；“吾幸不堕先人遗绪”；“吾祖有知，将不悼其志之弗获承于地下矣”；“吾惟先志之弗克承是惧”；“惟祖考之灵，其尚於兹乎妥哉”。彭仁翁所强调的是扩建选真寺的目的，是为了弘扬彭族先人信仰摩尼教，赞助摩尼教事业的“先志”，不要数典忘祖。

推论之二，选真寺不是南宋中期以后创建的。元人陈高《处士彭公墓志铭》对选真寺重建者彭如山其人和家世有详细的记述：“公讳仁翁，字如山，其先自闽迁温州之平阳金舟乡。曾大父弘，大父旦，父直道，公昆仲三人，而公为季。”“至正二十年三月丙辰，以疾卒。年七十有七。”<sup>①</sup>《选真寺记》没有讲明该寺是何代始祖所建，当不会是这个家族熟知其名其事的近祖所建。彭如山在至正二十年（1360）为77岁，当是1284年出生，其曾祖父彭弘应生活在南宋中期，选真寺应在此前所建。

推论之三，“故制陋朴”的选真寺应是彭氏家族尚未发达时所建。南宋初年以后，鹏山彭族成为当地望族。他们要建造的摩尼寺，也不该再是“陋朴”者，如彭仁翁、彭文明所扩建的选真寺，就“轮奂赫敞”了。北宋宣和以后，温州摩尼教已被查禁，仕宦之家，岂敢私建。“故制陋朴”的选真寺，至迟也应是北宋时所建。

陈高《竹西楼记》提及的另一座摩尼寺潜光院，也是在蛮话语区。虽至今未查到创建者及其族源，提出可能是闽南泉州移民后裔所建的猜想是无意义的。

（责任编辑 于光）

<sup>①</sup> 见陈高：《不系舟渔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2-163页。